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十二回 狡和尚看相論銀精 冶丫環調情鬧花逕

話說馬氏太太和潘家的朱氏、陳家李氏三人結了姊妹，正在交杯共飲的時候，忽見四房的丫環彩鳳和流傭六姐到來，報告回房錦霞的喪事。馬氏聽了，好生不悅，因正在結義之時，說了許多吉祥的話兒，一旦聞報凶耗，那馬氏又是個最多忌諱的人，聽了登時罵道：「這算什麼事，卻到來大驚小怪？自古道：『有子方為妾，無子便算婢。』」由他死去，干我什麼事？況這裡不是錦霞丫頭的外家，到來報什麼喪事？快些爬去罷！」當下彩鳳和六姐聽罷，好似一盤冷水從頭頂澆下來。彩鳳更慌做一團，沒一句說話。還是六姐心中不眼，便答道：「可不是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家內人沒了，不告太太，還告誰去？」馬氏道：「府裡還有管家，既然是沒了，就買副吉祥板，把他殮葬了就是。他沒有一男半女，又不是七老八大，自然不消張皇做好事，對我說什麼？你們且回去，叫馮、駱兩管家依著辦去罷。」彩鳳便與六姐一同跑回去，把馬氏這些話，對駱子棠說知，只得著人草草辦理。但府上一個姨太太沒了，門前掛白，堂上供靈，這兩件事，是斷斷少不得的。只怕馬氏還不喜歡，究竟不敢作主。

家裡上下人等，看見錦霞死得這般冷淡，枉嫁著如此人家。況且錦霞生前，與太太又沒有過不去，尚且如此。各人想到此層，都為傷感。便是朱氏和李氏，聽得馬氏這番說話，都嫌他太過。還虧朱氏多長兩歲年紀，看不過，就勸道：「四房雖是個侍妾，仍是姊妹行。他平生沒有十分失德，且如此門戶，倒要體面體面，免落得外人說笑。」馬氏心裡，本甚不以此說為然；奈是新結義的姐姐，怎好拂他？只得勉強點頭稱是。便與丫環辭出潘宅，打轎子回來。駱管家再復向他請示，馬氏便著循例開喪，命丫環們上孝，三七二十一天之內，造三次好事，買一副百把銀子的長生板，越日就殮他去了。各親串朋友，倒見馬氏素性不喜歡侍妾的，也不敢到來祭奠。各房姬妾與各房丫環，想起人死無仇，錦霞既沒有十分失德，馬氏縱然憎惡侍妾，但既然死了，也不該如此冷落，因此觸景生憐，不免為之哀哭。那彩鳳想錦霞是自己的主人，越哭得淒楚。馬氏看了，心上自然不自在。

過了三句，就是喪事完滿，馬氏想起現時建築戲台的事，周老爺也說過，本年不合方向，果然興工未久，就沒了錦霞。縱然把自己夫妻母女的年慶，交星土算過，斷然沒有衝犯，只究竟心裡疑懼。那日就對丫環寶蟬說起此事，言下似因起做不合方向，仍恐自己將來有些不妥的意思。寶蟬道：「太太休多心，這會子四姨太沒了，也不關什麼衝犯，倒是他命裡注定的了。」馬氏道：「胡說！你哪裡得知？這話是人人會說的，休來瞞我。」寶蟬道：「哪敢來瞞太太？實在說，前月奴婢與瑞香，隨著四姨太到華林寺參拜羅漢，志在數羅漢卜兒女。遇了一個法師，喚做志存，是寺裡一個知客，向他問各位羅漢的名字。說了幾句話兒，就知他是個善看相的，就到他房子裡看相。那志存和尚說他本年氣色不佳，必有大大的災險。四姨太登時慌了，就請他實在說。他還指著四姨太的鼻兒，說他準頭暗晦，且額上黑氣遮蓋天庭，恐防三兩月之內，不容易得吉星救護。除是誠心供奉神佛，或者能免大禍。故四姨太就在寺裡許下血盆經，又順道往各廟堂作福。誰想靈神難救，竟是沒了，可不是命裡注定的嗎？」馬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和尚真是本領，能知過去未來，不如我請他到來看看也好。」寶蟬道：「那有什麼不好？若是太太請他到來，奴婢也要順便看看。」馬氏道：「這可使得。」便著人到華林寺裡，要請志存和尚到來看相。

這志存聽得周府上馬太太請他看相，自然沒有不來。暗忖從前看他四姨太太，不過無意中說得湊巧；這會馬氏他如何出身，如何情性，及夫婿何人，已統通知得的。縱然不能十分靈驗，准有八九妥當。更加幾句贊語，不由他不喜歡。便放著膽子到來。先由駱管家接待，即報知馬氏說：「相士到了。」馬氏就扶丫環寶蟬出來，到廂廳裡坐定，隨請相士進來。那志存身穿一件元青杭綢袈裟，足登一雙烏緞子鞋，年紀三十上下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舉動溫柔，看了自不動人憎厭。手搖紙扇，進到廂廳上，喚一聲「太太」，隨見一個禮。馬氏回過了，就讓他坐下。寶蟬代說道：「前兒大師與四姨太太看相。實在靈驗，因此上太太也請大師到來看看。」

志存謙讓一番，先索馬氏右掌一看，志存先贊道：「掌軟如綿，食祿萬千，便不是尋常的。看掌紋深細，主為人聰明伶俐。中間明堂深聚，天地人三紋清楚，財帛豐盈，不消說了。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八門即八卦，獨惜乾、坎兩宮，略為低陷，恐少年已剋父母，即祖業根基，仍防中落。餘外良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各宮，豐滿異常，更有佳者。看巽宮則配夫必巨富，看離位則誥命至夫人，實是萬中無一。況指中竇主相對，貧僧閱人千萬，未有這般好掌。」馬氏笑說道：「大師休過獎，實些兒說罷。」志存道：「貧僧是不懂奉承的，太太休得思疑。」說了又看面部，更搖頭伸舌，贊不絕口。即請馬氏用金釵兒挑起鬚翼一看，隨道：「少年十四載俱行耳運，是為彩聽官，惜兩耳輪廓欠分，少運就差些了。自十五入額運，正是一路光明。且保壽宮眉分八彩，鼻如懸膽，可知大富由天定。眼中清亮藏神，自然福壽人也。且人中深長，子息無憂。惟先女後男，恐帶虛花耳。至於地角圓滿，雙顴得佩，萬人中好容易有如此相格。且發如潤絲，頸項圓長，活是一個鳳形。依相書說，問壽在神，求全在聲。今太太精神清越，聲音嬌亮，貧僧拚斷一句，此金形成局，直是銀精，所到則富。所以周老爺自得太太回來，一年發一年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馬氏道：「既是所到則富，怎麼未出閣時，父母早過去了？」志存道：「女生外向，故不能旺父母，只能旺夫家。」馬氏道：「是了。只依大師說，問壽在神，怎麼我常常精神困倦，近來多吸了洋膏子，還沒有十分功效，究竟壽元怎地？」志存道：「此是後天過勞所致，畢竟元神藏在裡面。壽元嗎，盡在花甲以外，是斷然的。」馬氏又問道：「雖是這樣，只現在精神困得慌，卻又怎好？」志存答道：「這樣盡可培補，既是太太要吸洋膏子，若用人參熬煎洋膏，然後吸下，自沒有不能復元的了。」

馬氏聽得這一席話，心上好不歡喜。可惜周老爺不在這裡，若還在時，給他聽聽，豈不甚妙？忽又轉念道：不如叫那大師依樣把全相批出來，寄到周老爺那裡一看，自己定然加倍體面。想了，就喚志存批相。志存早會此意，便應允下日批妥送來。馬氏道：「大師若是回去，然後批妥送來，怕方才這番說話就忘卻了。」志存說道：「哪裡話？大凡大貴大賤的相，自然一望而知。像太太的相格，是從不多見的，哪有忘卻的道理？」馬氏點頭說聲「是」，就令家人引志存到大廳上談天，管待茶點。先備了二百兩銀子作賞封，送將出來。志存還作謙讓一回，才肯收下。

少頃，志存辭了出來，越日即著人把本送到。推馬氏自得志存說他是銀精，心上就常掛著這兩個字，又恐他批時漏了銀精兩個字，即把這本喚馮少伍從頭讀過一遍，果然較看相時有加多贊詞，沒有減少獎語，就滿心歡喜。正自得意，只見三房香屏姨太轉過來，馬氏即笑著說道：「三丫頭來得遲了，那志存大師看相，好生了得！若是昨兒過來，順便看看也好。」香屏道：「妾不看也罷了。這般薄命人，看時怕要失禮相士。」說罷，笑了一聲，即轉進二姨太房裡去，忽見伍氏正睡在牀上，香屏搖他說道：「鎮日睡昏昏，昨夜裡往哪裡來？竟夜沒有睡過不成？」伍氏還未醒來，香屏即在他耳邊轟的叫了一聲，嚇得伍氏一跳，即扭轉身來一瞧，見是香屏，香屏就笑個不住，即啐一口道：「鎮日裡睡什麼？」伍氏道：「我若還不睡，怕見了銀精，就相形見絀的了。」香屏料知此話有些來歷，就問伍氏怎地說這話。伍氏即把昨兒馬氏看相，志存和尚怎麼贊他，說個透亮。香屏即罵道：「相士說他進門來旺夫益婿，難道我們進來，就累老爺食不成？」伍氏道：「妹妹休多說，你若還看相時，恐相士又是一般贊賞，也未可定。」說了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香屏道：「休再睡了，現時已是晚膳的時候，築戲台的工匠也放工去了，我們到花園裡看看晚景，散散悶兒罷。」伍氏答個「是」，就喚梳傭容姐進來輕輕挽過髮兒，即攜著丫環巧桃，直進花園裡去。只見戲台四面牆壁，也築得一半，各處樓閣，早已升梁。一路行來，棚上夜香，芳氣撲鼻。轉過一旁，就是一所茶薇架，香屏就順手摘了一朵，插在髻上，即轉過蓮花池上的亭子坐下。丫環巧桃，把水煙角遞上，即潛出亭子，往別處遊玩去。

伍氏兩人抽一回煙，就在亭畔對著鸚鵡，和他說笑。不覺失手，把一持金面象牙柄的扇子，墜在池上去。池水響了一聲，把樹上的雀兒驚得亂鳴。就聽得那旁花逕，露些聲息，似是入聲細語。香屏也聽得奇異，正向花逕四圍張望，只見巧桃額上流著一把

汗，跑回亭子來。伍氏即接著，問他什麼事，巧桃還不敢說，伍氏罵了一聲，巧桃即說道：「奴婢說出來沒打緊，但求二姨太三姨太太休泄出來是奴婢說的。」伍氏道：「我自有主意，你只管說來。」巧桃道：「方才二太太在這裡，奴婢轉進前面去，志在摘些茉莉回來。不料到花逕這一旁……」巧桃說到這一句，往下又不說了。香屏又罵道：「臭丫頭！有話只管說，鬼鬼祟祟幹什麼？」巧桃才再說道：「到花逕那旁，只見瑞香姐姐赤著身兒，在花下和那玉哥兒相戲，奴婢就問在一旁看。不提防水上有些聲兒，那玉哥兒就溜煙的跑了，現時瑞香姐還詐在那裡摘花呢。」

伍氏聽了，面上就飛紅起來，即攜香屏，令巧桃引路，直闖進花逕來。到時，還見瑞香呆立花下，見了伍氏三人，臉上就像抹了胭脂的，已通紅一片，口戰戰的喚了一聲：「二姨太，三姨太。」伍氏道：「天時晚了，你在這裡怎麼？我方才見阿玉在這裡，這會他又往哪裡去？」瑞香聽到這裡，好似頭上起了一個轟天雷的一般。原來那姓李的阿玉，是周庸祐的體己家童，年約二十上下，生得白淨的臉兒，常在馬氏房裡穿房入室，與瑞香眉來眼去，已非一日。故窺著空兒，就約同到花逕裡，乾這些無恥的事。當下瑞香聽得伍氏一問，哪有不慌？料然方才的事，早被他們看破，只得勉強答道：「姨太太說什麼話？玉哥兒沒有到這裡來。」伍氏道：「我是明明見的，故擲個石子到池上去，他就跑了。沒廉恥的行貨子：好好實在說，老爺家聲是緊要的。若還不認，我就太太那裡，問一聲是什麼規矩？」

瑞香聽罷，料然此事瞞不去，不覺眼中掉淚，跪在伍氏和香屏跟前，哭著說道：「兩位姨太太與奴婢這瞞遮瞞則個，奴婢此後是斷不敢乾的了。」說了又哭。伍氏暗忖道：就把此事揚出來，反于家聲有礙。且料馬氏必然不認，反致生氣，不如隱過為妙。但恐丫環們更無忌憚，只得著實實他道：「你若知悔，我就罷休。但此後你不得和玉哥說一句話，若是不然，我就要說出來，這時怕太太要打下你半截來，你也死了逃不去的，你可省得？」瑞香聽了，像個囚犯遇大赦一般，千恩萬謝的說道：「奴婢知道了，奴婢的命，是姨太太挽回的，這點事此後死也不敢再乾了。」伍氏即罵道：「快滾下去！」瑞香就拭淚跑出來，伍氏三人，即同回轉大堂上，並囑香屏姨太 and 巧桃休要聲張，竟把此事隱過不提。正是：

門庭苟長驕淫習，閨閣先聞穢德腥。